

节间词话

古代年集

■ 聂楠

年集，是古人辞旧迎新最隆重的仪式载体，是农耕文明里烟火与温情的交融，更是镌刻千年的民俗文化印记。从汉代年货买卖的初兴，到宋代贸易繁盛催生的活跃市集，再到明清时期“市中卖年货者，棋布星罗”的鼎盛图景，千年流转间，年集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贸易功能，将古人对生活的热忱、对来年的期许，都浓缩在这方寸街巷之中。

古人赶年集，自有时序章法，早在腊月中旬，沉寂一冬的集市便已焕发生机。《周易·系辞》有载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”，这一古朴的市集传统，在年关之际被赋予了更浓厚的年味。天未破晓，商贩们便踏着寒霜，挑担推车，奔赴集市，找一块空地铺就粗布，将各类年货一一陈列，一声悠长的吆喝划破晨雾，便唤醒了整个年集的热闹。卖春联的摊主挥毫泼墨，红纸黑字间尽是吉祥，“千张炫目”的春联在风中舒展，正如《京都风俗志》所记：“十五日以后，凡祭神日用之物，堆积满道”，祭神的麻秸柏枝、祈福的佛花供品，与春联福字相映成趣，年味便在这烟火吆喝中愈发醇厚。

年集的街巷，是一幅鲜活的民俗长卷，藏着古人过年的全部期许。街巷两旁摊位鳞次栉比，粮米摊前，金黄的小米、饱满的大米堆成小山，摊主用斗量米，手法娴熟，米粒簌簌落下，裹挟着谷物的清香；肉摊之上，肥嫩的猪肉、鲜美的鱼肉悬挂整齐，热气氤氲，往来食客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只为备足年夜饭的肉食；果蔬摊前，翠绿的青菜、通红的萝卜、饱满的坚果一应俱全，驱散了冬日的萧瑟。古时物资匮乏，百姓们会提前数天置办禽肉果品、新衣新鞋，这些承载着生活期盼的年货，在年集上——汇聚，成为辞旧迎新的最好注脚。

孩童们是年集上最雀跃的身影，也是年俗最生动的传承者。《春明采风志》曾生动描绘：“琉璃喇叭、响葫芦、江米人、太平鼓，各类童玩之物琳琅满目”，引得孩子们目不暇接。他们拽着大人的衣角，蹦蹦跳跳穿梭在摊位之间，吵着闹着要一串糖画、一个面人。糖画艺人手持铜勺，融化的糖浆在青石板上肆意流淌，转瞬勾勒龙凤花鸟的模样；捏面人艺人指尖翻飞，一团普通糯米面，经巧手揉捏，便成了栩栩如生的神仙孩童。范成大在《爆竹行》中写道：“儿童却避其锋，当阶击地雷轰吼。”集市角落卖爆竹的摊位前，孩童们既畏惧又好奇的模样，更添了几分年集的欢闹气息。

年集之上，既有市井烟火的喧嚣，亦有文人雅士的清雅，雅俗共赏间，尽显古人的生活情趣。清代丁观鹏的《太平春市图》，生动再现了乾隆年间京城年集的风貌，画面中，三位文士在松树下品茗闲谈，童子在一旁备水烹茶，为热闹市集添了一分淡然清气。集市角落，常有文人墨客摆下书桌，代写春联福字，笔墨流转间，既有王安石《元日》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喜庆，也有陆游《除夜雪》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”的闲适，将诗词中的年意，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中。

古人赶年集，买的是年货，藏的是期盼。家家户户提着竹篮、挑着担子，在集市中精心挑选，主妇们比布料质地，只为给家人做一件崭新衣裳；老人们驻足干果摊前，慢悠悠挑选，盼着过年时与子孙共享；男人们忙着购置猪肉爆竹，筹备年夜饭与守岁的欢喜。这一件件年货，承载着对过去一年的慰藉，更寄托着对新一年的憧憬，正如戴复古《除夜》中所写，“万物迎春送残腊，一年结局在今宵”，年集，便是这岁末年初最温暖的仪式。

千年流转，古代年集的模样虽已变迁，但那些古籍中记载的热闹场景、孩童的欢笑声、商贩的吆喝声，都化作了最动人的年份记忆。古代的年集，不仅是一场物资的交易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与家国情怀，提醒着我们，年味的味道，从来都藏在这份烟火温情里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



美富村的家训

■ 王琳

阵雨浸润着琼北火山岩垒砌的村墙，美富村的赭色肌理在突来的雨幕中愈发古朴而深沉。村道两侧，103户宅院门前皆悬挂着写有家训的木质铭牌。深入古村肌理的“勤俭持家”“睦邻善友”等训词，在村民日复一日推门入户的瞬间润物无声。

村口的施茶驿站依然保留着宋时遗韵，简陋的火山石屋内，终年不熄的泥炉发火、陶罐中沸腾的鹧鸪茶香却已消失无踪。驿站旁的高大水塔如一座垂直置放的书卷，灰白塔身喷绘着南宋理学巨匠朱熹的治家格言。“见老者，敬之；见幼者，爱之……”火山岩的粗粝与朱子箴言的温润在此碰撞。水塔不再是单纯的储水工具，而成为道德教化的立体卷轴。

和村民宅院门前的家训牌一样，主事者期待这些“父慈子孝”“夫和妇柔”的箴言，能随水流渗入火山人的血脉。相距不过百米的另一水塔顶端，喷涂的正是“火山人”的图腾。家训牌、家训塔、家训馆和美富村的人间烟火尽皆在它的俯视之下。

与家训水塔形成互文的，是美富公庙

旁的中国村庄家训家风施茶馆。这座占地330平方米的展馆复刻了琼北传统民居形制，八篇章106条家训以编年体例铺展，勾勒出中国家训的经纬和农耕文明的伦理场域。木刻版《袁氏世范》，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点缀其间。展厅中央，还原了火山村居的百年祖屋。美富村明代中堂家具与横梁上的火山图腾，连同馆内精心放置的耙犁、鱼篓、火山石磨等农耕器具一起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时空对话。

美富村的家训尊崇，深深根植于脚下这片火山岩土地，这亦是农耕文明的伦理根基，是维系家族社会运转的隐秘经络。在《朱熹家训》“君仁臣忠、父慈子孝”的训诫中，伦理秩序与土地耕作形成同构——正如火山岩垒砌的村墙和石屋均需要榫卯咬合，家族成员也以“身份本位”确立各自的生存坐标。费孝通笔下的“熟人社会”在此具象为每家宅门上的家训，“睦邻善友”如同火山灰沉积岩层，在世代更迭中固化出稳定的道德地层。这种伦理系统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，而是与土地周期共振的生命经验：春耕秋收的协作催生“守望相助”的共识，火山岩田埂间的汗水浇灌出“耕读传家”的价值认同。

火山岩上的伦理根系，在美富村从未止步于宅门木牌的训诫。1471年，当丘濬的素衣拂过这片赭色土地时，他正在石山为母亲寻找吉壤。彼时的火山岩隙间蒸腾着暑气，往来行商脚夫喉间干渴有如火灼。这位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大儒，命人就地砍伐火山荔枝木搭建茶亭，将陶罐里沸腾的鹧鸪茶倾入粗瓷碗中，任南来北往的陌路人自行取饮。茶亭的袅袅茶烟，自此成了这座火山村落最温暖的伦理注脚——当私德突破血缘藩篱，丘濬的茶汤便不再是单纯的善举，而是将“仁者爱人”的儒家训诫熔铸为公共空间的伦理晴雨表。

在美富村的传说中，与“施茶亭”相似的伦理基因也曾 在村姑迈宝的扁担上悄然萌发。彼时石山地区村民的取水路需跋涉

数里，迈宝黎明即起，辛苦打了两罐井水。归家中途，忽遇白须老者牵马拦路讨水。善良的迈宝虽然不舍自己辛苦挑来的井水，但见眼前这一人一马人困马乏，不忍弃之而去，遂赠水施予。陶罐口窄难倾，清泉点滴难流，仿若传统伦理与陌生他者相遇时的迟疑与窘迫。

相传这老者正是纯阳真人吕洞宾，他以茅草指引迈宝在岩地掘出浅坑。倾倒的井水竟化作仙泉，从此润泽十八村寨。迈宝仙泉井栏上世代挑水者踏磨出的光滑凹痕，恰似伦理精神在集体实践中沉淀的文化肌理，见证着个体善行向文明基因的蜕变。

这两个跨越时空的故事，在火山岩垒砌的伦理体系中形成奇妙的榫卯结构。丘濬的施茶亭以士绅阶层的文化自觉构建公共场域，迈宝仙井则依托民间朴素的道德直觉打通生存壁垒。茶亭和仙井，不仅是器物与传说，更是农耕文明特有的伦理转化机制——家族训诫如同玄武岩孔隙间的毛细水流，经由具体而微的德性实践，最终汇成润泽整个文明体的地下暗河。

当兼职解说的村民在施茶馆内向我们娓娓道来仙泉传说时，现代性飓风已然掀开了这层伦理地表。家风家训成为某种文化乡愁的投射。

美富村的当代家训实践，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。它既非简单的文化返祖，亦非生搬硬套的文化搭台，而是通过“个体自律——家庭公约——村庄共识”的三级转化，将儒家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宏大叙事拆解为可触摸的生活实践指标。这种转化机制填补了基层治理的制度孔隙——在法治尚未完全渗透的乡村社会裂缝中，构建起德治的毛细通道。这种德法并存的重构，恰似火山岩的淬火过程——法治的炽热岩浆摧毁传统结构，却为伦理晶体的再生提供了呼吸的孔隙。

家训水塔下有座火山书屋。周末的书屋内，并无琅琅书声，但有村妇们的爽朗笑语。作为田间劳动的绝对主力，此刻的她们或听剧、或打牌、或聊天，满满的松弛感。



《岁朝欢庆图》(国画)

(清)姚文瀚作

诗路花语

滨海集市

■ 王谨宇

在南海之滨，在陵水英州
依傍着潮水
诞生一个崭新集市
各路摊贩誓约般结盟于此
四时果蔬、农家土特产、百货商品
斑斓汇集
与涌动的人潮
交织出繁盛气象
它们产自山野、村落、田园、城镇
辽阔的海洋
蕴藏着大地的生机与纹理
以及人类的精神图腾
粗糙老茧间
售卖或换取的
是质朴、厚实、信重
是根植的俗世烟火
延续的恒久希冀
当新春佳节的欢闹喜庆
应时而成年货街
又趋向一个宏大愿景
在乡土的爱音
在海风和蓝空的加持下

节间词话

岁朝清供

■ 寄虹

花苞正好绽开，金黄的花蕊吐着幽香。再折几枝蜡梅插在胆瓶里，枝干横斜，花朵如蜜蜡般剔透。

这案头的一盆水仙、一枝蜡梅，配上那盘子里堆得高高的红橘、黄柿，便是最美的“岁朝图”。它们寓意着平安吉祥，也寄托着读书人对生活的一份清醒与审视：在热闹喧嚣的年货里，也要守住这一方心灵的净土。

当然，春节终归是属于味蕾的盛宴。

那餐桌上的色彩，更是缤纷得让人眼花缭乱。

这里也有讲究。白的是热气腾腾的饺子，一个个元宝似的，咬开来，肉香四溢。黄的是刚出锅的炸丸子、炸藕合，色泽金黄，外酥里嫩。绿的是那碟用来解腻的腊八蒜，酸辣爽口。这些色彩在圆桌上交织，伴随着推杯换盏的欢笑声，构成了中国人最温暖的集体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跟着大人去赶年集。那是一场流动的色彩博览会。

寒冬腊月，雪花飘飘，集市上却热火朝天。红的是糖葫芦，一串串晶莹剔透；绿的是刚上市的蒜苗，嫩得能掐出水；花的是孩子们身上的新棉袄，红红绿绿，喜气洋洋。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手里举着一只刚买的风车，大声招呼着同伴。风车咕嘟咕嘟地转动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五颜六色混成一圈光晕。那样的快乐，是纯粹而透明的。

如今，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每逢春节，我依然会循着旧例，在案头摆上一盆水仙，在门上贴好手写的春联。

墨香飘溢，花香幽微，春节沿着漫漫岁月之河浩荡而来。它一半是红尘滚滚的人间烟火，一半是岁月静好的岁朝清供。这缤纷的年味，绘就了我们生活最温情的底色，让我们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，都能满怀热望，继续前行。

小巷朝歌

骑楼潮声

■ 冷阳

我去海口骑楼的机会较多。无论是陪同远道而来的客友，还是因为采编《海口百年骑楼》一书的缘故，我很欣喜每次走进那片被时光浸润的街区，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和鲜活。我的脚步落在石砖上，声音似乎被绵长的柱廊吸纳、消融。阳光斜照过来，在斑驳的墙面上切割出明暗的几何图形，南洋风的卷草纹与中式吉祥图案，在光影中彼此缠绕。启航的号子、归乡的叹息、交易的市语乃至信仰的吟唱，无数远去的声音在回荡，仿佛远了又近了。

海口骑楼的美，首先在于它包容的形态。那敞开连接的走廊，为行人遮去烈日与骤雨，呈一种开放的姿态。这种建筑形态，是怀揣见识与乡愁的南洋华侨带回故土，希腊的柱式、罗马的拱券、巴洛克的涡卷、伊斯兰的尖券，与本土工匠雕刻的龙凤、福寿纹样，不可思议地共生在同一立面之上。我常常想，这种建筑上的融合，或许正是海岛文化容纳的表现。那一扇扇拱窗，望向热闹的街市，也望向近前的大海。

这临海的浪潮，风云际会，催生了街巷里蓬勃的商业。漫步其间，那些褪色的金字招牌，紧闭的厚重木门，仿佛诉说往日喧嚣。资料记载，这里曾遍布一种叫“九八行”的商号，它们为四方小贩提供免费食宿仓储，代销土产，只取微薄佣金。这种以“信义”为基的商业模式，曾滋养出许多商业传奇。可以想见，当年这条街上，人流熙攘，空气里混杂着赤糖的甜腻、槟榔的涩香、南洋布匹的染料气息，以及刚靠岸的海货的咸腥。茶馆里谈着行情，侨批局里寄着银信，骑楼之下，一个基于海洋贸易的市井在此蓬勃生长。

当然，骑楼砖石间凝结的，远不止商业的蓬勃。它更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与乡土信仰。在一些老字号的原址，我能感受到一种超越经商的气节。当日寇的铁路踏来，许多商号宁可关门歇业，也拒绝与侵略者合作。寂静的廊柱之下，涌动着无声的抵抗。而那份对家国的赤诚，与对乡土神祇的虔敬，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置身其中，深受触动。妈祖是海民的守护神，也凝聚着跨海而居的族群的认同。这份民间信仰的强大生命力，历经岁月，成为乡愁的情感纽带。

时光流转，历史厚重的骑楼，在风雨中越发珍贵。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，当地政府对骑楼进行规模化的修缮和保护，骑楼变得更加干净有序和美丽大气，变得更加有文化和商业的韵味，成为海口旅游打卡目的地。精心修缮后的老建筑，有的变成了藏书阁，有的成为展示黎锦、椰雕的非遗工坊，更多的则化身咖啡馆、茶室与雅致的餐厅。我在一个午后，坐在廊下喝一杯咖啡，看着光影在柱间缓慢移动，游客们举着相机走过，本地阿叔阿婆在门口闲话家常，年轻人在文创店里挑选伴手礼。传统的香火与时尚的咖啡香，在此奇妙地交织。

这也让我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文化的传承？或许，并非将过去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供起来，而是让历史的空间注入当代的生活与情感。骑楼最初因商而兴，充满活力；如今，它承载的是新的社区交往、文化商业体验与审美愉悦。它的“活”，不在于博物馆式的精确复原，而在于廊柱之下，在于廊柱间的潮声，川流不息。

当我回首望去，夕照为连绵的骑楼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。它静默地立在那里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。它的廊柱，曾为远行的游子遮过南洋的雨，也为归乡的侨商挡过烈日；它听过抗战时的无声呐喊，也萦绕着今日游客的欢声笑语。它记录着海岛如何从一条小舢板，勇敢地驶向广阔的世界，在浪潮中牢牢锚定自己的根脉。

潮起潮落，廊柱依旧，而那回荡在廊柱间的潮声，是海洋的呼唤，也是历史文化的呼吸和回响。

文艺随笔

春节回家路

■ 姚秦川

1934年1月7日，当时正在北京编辑主持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沈从文，得知母亲黄素英病重卧床不起的消息后，心急如焚，连夜收拾好行李，打算第二天一大早便回湘西凤凰探望母亲。

临出发前，沈从文满以为，按照自己以前回家所花费的时间算，此次回家，在路上顶多花费五天或一周的时间，因此，他并没有携带太多食物。

然而，令沈从文没想到的是，因为春节即将到来，前去北平火车站乘车的旅客比往常多了许多，一眼望去，人山人海。此外，他发现自己即将乘坐的那趟火车晚点了整整3个小时。此时的沈从文还算比较乐观，因为火车晚点的事时有发生，所以没必要为此过多担心。然而，接下来经历的那些事情，让沈从文备受煎熬。

当时，沈从文先是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抵达长沙，然后转车到达常德，继而从常德乘车抵达桃源县。仅这一段路程，沈从文便花去了整整5天时间。

因为心里一直挂念母亲的病情，沈从文一路上食欲不佳，之前携带的食物只吃了一小部分，他觉得没必要再另行准备。

由于从桃源县到凤凰县不通公路，沈从文打算先乘船到泸溪县的城市镇。但因为此行是逆沅水而上，船走得非常缓慢，沈从文因此在船上度过了万分煎熬的七天七夜。而在船上待到第6天时，沈从文已经将之前剩下的那一点食物全部吃光。后来的一天一夜，他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过。

别以为到达浦市镇后离家就近了。其实不然，那里离沈从文的家乡还有两天的路程。实在疲惫不堪的沈从文，在走了一天 后，为犒劳辛苦的身心，同时也为了能体面还乡，他狠心从不多的盘缠中拿出一点，雇了一顶轿子，一路回到了凤凰县。此时，距离他当初从北京出发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。

当沈从文踏进家门，握住母亲双手的那一刻，他觉得这一路的艰辛荡然无存。他认为，只要能回到母亲的身边，陪母亲说说话，唠唠嗑，和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就算花费再多时间，自己受再多的罪也值得。

遗憾的是，因为沈从文当时与胡也频、丁玲交往颇深，又发表过指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文章，因此他被当局视为“危险分子”，不便在家中久留。1月26日，是沈从文母亲的生日，他们兄弟姐妹为母亲办了一个热闹闹的生辰宴。第二天，沈从文就带着满腹惆怅离开家返回了北平。

回到北平后，沈从文将这次回家路上给张允和写的那些书信的内容进行整理，陆续写成一些散文，并于1934年4月1日至1935年5月10日期间在报刊上陆续发表，共计12篇。1936年3月，他将这些散文集结成《湘行散记》出版。此书后来成为沈从文的代表作。